

2408

鎮遠文史資料

90

第四輯

政协镇远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目 录

黎明之初话镇远·····	王 珏 (1)
琐忆剿匪战斗及阎秀文副参谋长·····	贾百川 (9)
保卫人民政权	
——忆五十年代镇远军分区独立营·····	苏双合 (14)
难忘的历程·····	饶玉琼 (18)
红军过镇远执行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	黄贵武 (27)
解放初期的教师学习与思想改造·····	赵德舜 (31)
继承革命传统 投身祖国建设	
——对1950年初一段青年工作的回忆·····	杨守达 (34)
镇远县委党校在曲折中前进·····	田锦森 (41)
回忆解放初期的镇远新华书店·····	薛治华 (45)
解放初镇远军分区体育运动概况·····	李承义 (50)
镇远中医二十八年的回顾·····	陈天伦 (52)
解放前后镇远的食盐概况·····	李泽厚 杨德桑 (56)
1956年镇远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龙光清 (59)
谭钧培改革旧的科举考试制度·····	杨德桑 (64)
回忆解放初期镇师开办夜校的经过·····	白世荣 (67)
回顾涌溪农民渴求文化翻身的岁月·····	任树海 (71)
镇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地位	
——从镇遵师管区的建制谈起·····	安永灿 (74)
国民党第四临教院在镇远·····	欧阳光 (80)
镇远民间“围鼓堂”的兴衰·····	<u>黄永锡</u> (86)

镇远县花灯剧团始末·····	孙 潮	(89)
民国时期镇远的围鼓堂、弦歌会及其演变·····	孙 潮	(93)
抗日时期的镇远县业余京剧团·····	冯祥林	(97)
一个跳镇远花灯的外国人		
——记挂川泰彦先生·····	谢 鸣	(101)
回忆花灯老艺人王洪昌与刘其刚·····	林宝善	(104)
记镇远师范火力发电厂·····	冯祥林	(108)
建国后的青溪铁锅厂·····	余国廉	(112)
镇远县农村电话通信网·····	姜大全	(115)
我所知道的刘希元副县长·····	管喜扬	(121)
怀念孙象乾同志·····	李学文 沈克刚	(124)
记老中医边宝霖主任·····	曾祥斌	(128)
李烈钧在镇远·····	陈书元	(135)
罗启疆其人其事·····	黄荣祺	(138)
一位诗名卓著的镇远府学教谕		
——记晚清诗人贺绪藩·····	黄荣祺	(147)
“贵州冲出来的一匹黑马”		
——记荣获11枚金牌的残疾人游泳运动员尹桥红		
·····	杨德森	(153)
见闻二则·····	赵德舜	(157)
汪炳璩花厅楹联·····	黄永锡	(160)
张三丰赞镇远·····	黄永锡	(161)
更正·····		(162)

黎明之初话镇远

王 猛

1949年11月8日，黔东重镇的镇远县解放了。

1950年元月，五十师率所属一四九、一五〇两个团，由省城贵阳回师黔东剿匪，加强镇远军分区的兵力，为建立和巩固镇远专署十二县的地方政权开辟工作。我随师政治部文艺工作队步行九天，来到县城。

文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艺形式向部队和人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达到瓦解敌人、发展生产、建设政权的目的。由于这里还是新区，我们文工队员肩负着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和工作员的多重任务。

擦 黑 上 碉 堡

那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晚饭以后在分区大操场进行课外活动的时候，同志们正兴高采烈地打篮球、走天桥，突然六号首长阎秀文同志把队长张洪猷和指导员冯化云叫到操场一角，向他们布置了任务。一会儿，值星分队长赵厚甫吹响了集合哨，带领大家提前回到队部，接着召开分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然后又召集我们十几名男同志开小会。分队长包中叫我们赶快把步枪和子弹都清理好，抓紧时间擦一擦，天黑下来就上碉堡，别让局外人知道。这下可忙开了。

我和李盛肚子里都装着二十五只小白兔，真是百爪抓心，但又不敢多问，这是军事秘密。我使的是一支汉阳造套筒枪，50发子弹只有两个弹夹子，只好将另外40发子弹用个小布袋子装着，以备战斗打响时边压子弹边打了。使这号枪，心里确实窝着一股火，决心以后一定要弄支好枪。这会儿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才等到天黑。我们成一路纵队，小跑步地上了后山上的大碉堡，这时候分队长才正式下达守卫镇远城的紧急任务。

初春的寒夜是彻骨透心的，文艺兵的心情紧张而欣喜。两个人围着碉堡转悠放哨，10个人分驻上下两层枕枪待命。可这时谁也睡不着，又不准高声谈话，大家都在迷糊糊的半眠状态中。下半夜轮到包中和我二人放哨，我们掂起枪，上好刺刀，走出漆黑的大碉堡，谁想外面的天地更黑，活象一口大锅，正扣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俩重点防范着城外的一侧，当二人从左至右和从右至左地转了一圈汇合时就停下来，四只眼向山下由近及远地搜索一遍。偶尔会发现一点星火，于是赶紧屏住气，瞪大眼睛注视着，似乎也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放心地又转一圈，我们生怕敌人会顺着山梁摸上来，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二人便上了顶门火，准备决一死战。突然间不知是野兔还是山猫，竟弄得枯草嗖嗖发响，真象是有人伏地爬行。远的我们用石头砸去，近处我们以刺刀拨弄，但始终未能弄明究竟。约摸一支香的时间该到了，包中让我去看燃点的香还剩多少？我摸索着走进碉堡，竟然一点亮火也没有，原来我们这一岗竟站了两个班的时间。等到喊醒换岗人时，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不一会，分区司令部司号长李安家同志的起床号吹响了，我们赢来了镇远城又一个平安的黎明。同志们不约而同

地站到碉堡一旁，饱饱地将镇远城从东到西、由南到北地看了一遍，向着东方大呼一声：“镇远城！您好。”大家照例地练了一下音阶，拔拔音，亮亮嗓子，而后一路纵队地唱着《打得好》的军歌下了山。不想四号首长段思英同志已偕同文工队的女同志上山来迎接我们了。我们这才知道，昨天分区警卫连、侦察连、担架连都应紧急任务而出去了，他们漂亮地歼灭了两股土匪数百人。而专署所在地的镇远城却在昨夜唱了一出“空城计”，在这关键时刻把我们这批文艺兵也用上了。

夜 袭 桃 花 山

1950年3月，省委贯彻中央“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决定实行“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组织军政力量，全面清剿反动武装，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9月，省人民政府全委会议确定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为工作中心，部队指战员把它视为“第二淮海战役”来打。

同年10月，分区司政机关干部、教导队学员组织第七武装工作队，配合剿匪部队军事清剿，深入农村，开展五大任务。文工队抽调20余名队员参加，担负起战斗员、侦察员、指挥员、宣传员四位一体的光荣任务。这下子，我的汉阳老套筒，终于换上了七九中正式步枪，还在城边大菜园试了枪。另外，又增加了两枚手榴弹，装备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武工队员。

为了轻装上阵，每人只带二斤半的一床棉被，一幅床单，一套换洗内衣和布鞋，挎包里只装一个饭碗兼口缸、一

把牙刷、一条毛巾和一个笔记本。连同枪支弹药全副武装，负荷不超过20斤。我连棉裤也没穿，还特地用两个月的津贴费买了一双皮草鞋，为了趟水过河方便。

迎着扑面的瑟瑟秋风，武工队告别了县城，前往涌溪区两路口镇，在匪首“猫客”魏德茂的老窝魏家屯发动群众。各分队分片包干，挨家挨户地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表明我们“匪首不捉尽不走，地区不净化不走，群众不发动不走”的决心，揭露匪首派枪、派款、派粮、抓人、与民为敌，自称“九路军”的罪恶；戳穿“八路军是流水，九路军是石头，流水过去，石头总会要出来”的阴谋，说明“天下穷人是一家”和只有阶级亲，没有家族亲的现实道理，我们以口勤、手勤、腿勤和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实际行动，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搞好联防，开展工作。

腊月间的一个夜晚，我们部份队员集中在两路口小学休息。后半夜里，跑来一名农会积极分子，报称，黄昏时有人发现匪首“猫客”魏德茂在桃花山露过面，怕是回老家过年来了。武工队政治指导员、太极镇区委副书记姜毓萱同志和刘队长分析，土匪不可能是大股回乡骚扰，而是被我大部队击溃后四下窜逃。于是确定不待报告分区，即由我们就地捉拿。我们十几个人从睡梦中被叫醒，起来执行捕捉任务。桃花山离镇四五里路，我们顶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天，沿着崎岖的傍山小道，成一路纵队，适当拉开距离，用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字样的白毛巾围在脖子上，既做联络标志，又当御寒围巾。约莫行进了半小时后，进入了桃花山地区，前方传来：“跟上，靠左！”的口令。不料当我右转身向后传递

口令后，由于心情兴奋，转身前进时一不小心，右脚踩空，滑进路下的刺蓬之中。顿时，队伍停下了。走在前面的刘慕良同志返回两步，蹲下轻声问道：“怎么啦？”我也吓了一跳，赶紧一摸身上，幸好子弹袋和手榴弹都在，于是把步枪顺着山梁往上递，左手抓住野草向上爬，上面同志抓住了我的枪口准星，又放下了一条皮带，把我拉了上来，队伍又继续前进。

行进到距离炭窑百多米的田坎边，留下了岗哨，防止敌人突围脱逃，我又接着向前，并迅即包围了窑洞，先让带路的老乡喊话，谁知毫无反应。接着我们的同志又向内喊话，交代政策，仍然没有动静，分队长王立国提着匣子枪冲了下去，结果从里面只提出一条棉被，说明这里确曾有人住过。于是，小分队又继续向前面的一个大炭窑扑去。这个窑子既大又深，刘队长布置刘慕良、李盛和我三个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从三面包围着洞口，一是喊话交代俘虏政策，二是丢石打听虚实，一二分钟后仍不见动静。最后声明再不出来要丢手榴弹了，结果还是没有反应，肯定没人无疑了。于是我们下去搜索，证明敌人已经转移了。这个匪首地熟人熟，是国民党时期的惯匪，解放后成了政治土匪，同起义后的叛军纠合一起，也搞什么“减租减息”和“群众纪律”，欺骗性大，迂回力强，一晚上要换几个地方，确是惊弓之鸟，难以捕捉。

眼看天将明亮，继续搜捕也缺少目标，于是确定回镇再议。这时候，我才感觉刚才被荆棘划破了的腿有些疼痛，以为这是今晚最大的不幸，不想在返回的路上，忽然前面传来一声口令的喊声，同时又响了一枪，带路的老乡和走在前面的曾纪刚二人同时应声中弹，经问清原来是先前留做伏兵的华松埋伏在田坎下，因看见前方人影晃动，一时过度紧张，

竟在发出口令的同时，手指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以致造成走火事故。幸好二人都打在大腿部位，没有造成死亡和残废，但毕竟是个不该发生的血的教训。直到后来友邻部队捉拿了魏德茂，这笔帐才算清了。

土 匪 训 练 班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3月，我们在两路口小学开办土匪训练班，通知各村农会，凡是解放以后，参加过地方武装拦截车辆、对抗人民政府、攻打解放军驻地，以及横行乡里，危害百姓的各类人员，一律自带粮食和行李，二日内到镇上武工队报到。

这一下，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太极镇（两路口小镇）开了锅，从早到晚，由四乡赶来的背着棉被、提着粮食的人络绎不绝。有由四五十岁的老人送来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有小媳妇陪送来的大后生；还有三四十岁的壮年汉。我们在校门口摆上一张条桌，对来人进行逐个地登记、编组、分号；陪来的人对我们说，他们都是被迫为匪的群众，要求政府宽大处理。我们也向他们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叫他们安心回家搞好生产，等着迎接“放下包袱”后的亲人回来重做新人。当时，总共登记了三百多名土匪，我们把他们分成三个中队九个排，每排又分三个组，分住在九个教室之内。从中挑选了十几名政治、身体条件较好的人，组成一个炊事班，担负训练班的煮饭、烧水任务。

每日天亮起床，各中队集合，分别带往操场和公路上跑步，洗脸后回来集中在小学校礼堂上课。由傅泽同志讲国际国内形势，姜指导员讲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政策，刘队

长讲镇压反革命条例精神，我教唱《谁养活谁呀》歌曲，全面开展诉苦运动。每日两餐，上午十点吃早饭，下午五点开晚饭，晚饭后还有一个小时的课外活动，可以开展谈心、打篮球和围成圈子唱歌、玩瞎子捉弄子的活动，每晚睡前各组都要开生活检讨会，各排要点名，进行表扬与批评。十点钟吹哨子统一熄灯睡觉，我们武工队员轮流执勤放哨。一周后，我们便解放了三分之一的人员，大会上宣布他们坦白交代得好，得到人民的宽大，赢得政府的信任，在训练班毕业了，留下来作为学习骨干，帮助其他人坦白交代。这一下，我们十几个人绷紧了的神经轻松了点，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开始把精力转向挖掘土匪骨干的研究上来，通过从组到排、到中队直到整个训练班的诉苦大会，问题逐步摸清楚了，掌握了涌溪区各乡镇保甲的基本组织状况，及其与土匪武装的串联情况，由姜毓萱同志向县里作了汇报，县里也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到此，问题集中在三十来人的身上，这时我们已送走了三分之二的人，给他们开了条路，规定回去先向村农会报到，汇报在训练班的学习情况，努力在生产中将功补过。剩下的一百来人，合并编成一个队三个排，分成九组。排长仍由我们担任，副排长和组长都由训练班的骨干担任，对于二十几名控制对象，每组放二至三名，每名由两个骨干力量监护，防止发生意外。又通过一周时间的攻心战，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兑现，最后将十三名罪大恶极有直接血债的，押送县府法办，其余的回乡生产，少数的交农会监督劳动。

历时三周的土匪训练班圆满结束了，我们共计教育改造了三百零八人。他们之中有二十五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军参战，还有一批年轻人，陆续当上了村和乡里的干部，被镇

压的，仅有夏安邦等 9 人。在开办土匪训练班中，太极镇民兵排全体同志协同武工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功劳也是不能磨灭的。

琐忆剿匪战斗及阎秀文副参谋长

贾百川

山西口音，淳朴敦厚，俨然华北大地的红高粱般的阎秀文同志，原是人民解放军十七军五十师副参谋长。一九五〇年初，根据贵州省委杨勇、苏振华首长的部署，元月中旬，五十师移师东进，进驻素有“湘黔锁钥”之称的镇远，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五十师同镇远军分区合并，师长兼政委的胡华居同志任镇远地委书记、镇远军分区第一司令员，曾宪辉同志为第二司令员，张绍武同志为副司令员，袁子清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秀文同志任副参谋长。五十师除一四八团继续驻守贵阳外，师直属队和一四九、一五〇两个团由师副政委段思英和副参谋长阎秀文率领开赴镇远。

行军途中，文工队要随时编些快板、顺口溜演唱，腰鼓队要打着腰鼓进行宣传鼓动。山上山下、队前队后地作宣传，也是挺劳累的。刚在贵阳参军不久的各大中学校男女学生，初次长途行军，有的在头一天，最多两三天后，脚上都磨起了血泡，可谁也不吱声，咬着牙坚持着。一天，阎副参谋长从部队后面策马上前，一眼看到胡语燕脚有点跛，就问：“怎么？脚打泡啦！你骑马走。”说着就翻身下马，叫警卫员把小胡扶上马。从贵阳到镇远一连几天，师首长很少骑马，他们的马，总是今天给你骑，明天给他骑。这在老同志中早就习以为常了。师首长不但让马给病号战士骑，有时

还替战士们扛枪呢！要不，怎么叫人民军队！要不，怎么上下一心，特别能战斗呢！

当时，镇远专区的各种反动势力，纷纷拼凑人枪，自立番号，蠢蠢而动。一九五〇年二、三月份，仅专署所在地的镇远县境内，就有十八股土匪，九百六十多人枪。特别是原驻黄平、石阡、湄潭、余庆之间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八十九军的四个团于四月四日叛变后，镇远县境内的土匪骤增至七十二股，大地、新民（今之金堡乡）两乡，已被土匪盘踞，直接威胁地委、专署首脑机关所在地镇远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五十师与镇远分区合并后，师部、师直属队驻镇远，一四九团团部驻三穗，一五〇团团部驻黄平，牢牢控制住湘黔公路沿线各地。但镇远专区所属各县中，有十二个县已是遍地土匪，有的边远县还不曾解放，兵力仍然严重不足，这是分区首长们日夜操劳的重大课题。身兼地委书记和军分区第一司令员的胡华居同志，当此各县政权刚建立之际，党政经济诸项大事千头万绪，真是日理万机啊！至于军事上，部队的布防、调动和训练，只能和分区的首长研究决定原则要旨，然后由其他几位分区首长分工实施。曾宪辉、段思英两同志，在副师长黄学义、师政治部主任王振扬以及张绍武、袁子清等首长先后调离分区后，常带领队伍亲临剿匪第一线作战，或下团或下县检查了解情况。至于分区机关和直属部队的日常事务，上下左右请示联系配合调度、部队的训练、镇远的防务，一句话，守“家”、管“家”的担子，就完全由六号首长——阎秀文副参谋长来承担了。这担子可沉重啦，是很难担当起来的。

分区直属队除司政后卫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外，只有警卫

一连（原五十师警卫连）、警卫二连（原分区警卫连）、侦察连等三个连是战斗连队。山炮连虽然是战斗连队，但不能扛着炮满山打土匪。这几个连有的还常驻外县担任防务，如警卫二连就驻守岑巩县，有的分别由几位首长带出去执行任务。有时镇远只剩下一两个排，几乎在演空城计。分区决定把担架连、教导大队、文工队都武装起来承担各种任务。如当时为保持湘黔公路的安全畅通，教导大队就担任镇雄关、刘家庄一线的守碉堡巡逻任务，还担任镇远专署后面韭菜坪、镇远中学所在的山上等制高点的日夜警戒、修筑碉堡等。八十九军叛变后，为把离镇远几十里不通公路的龙洞仓库的几十万斤粮食抢运到贵阳，就派担架连、教导大队、文工队进驻龙洞，实行武装运粮，发动、掩护专县机关、学校、群众突击抢运。八月一日，谢世钦匪部攻进台江县城，正在大广场观看晚会演出的教导大队、山炮连（炮兵当步兵用）立即集合，当夜出发，经施洞口配合一四九、一五〇两个团的部队，星夜奔袭台江顽匪。教导大队由台江回来，又立即开赴都坪，参加东集团合围，真是马不停蹄，人不歇步。作为在分区大本营帮助司令员部署调度的阎副参谋长，要做多少具体而细致的工作啊！

在剿匪一年中，阎副参谋长大都是帮胡司令运筹帷幄，很少能亲自一试身手，这对一个渴望为党的事业战斗的老红军战士来说，当然是不无遗憾的。事隔四十年后的六号首长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时，还惋惜地说：“我的任务就是守家，只有解岑巩之围时我才得去了。”那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初，土匪控制了岑巩两面山上的制高点，城里驻军兵力少，无力出击，连在城内行动也受威胁。如驻军警卫二连的王有其连长就是在城里过大桥时被打中肚子的，险些送了命。分区决

定增援，这时，由于有别的首长在镇远，六号首长就带领侦察连，外加警卫连一个排，从镇远急行军，经青溪，直扑岑巩，占领了岑巩城外西南的山头。眺望县城的动静和附近山头上鼓噪的土匪，都历历在目。六号首长就命令用六〇炮加添药包，以最远的距离轰他几炮。砰砰砰……一连几炮，虽因距离远，未打着土匪，但土匪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戴钢盔又有炮的解放军来了，就象耗子见了猫一样提心吊胆地撤离了一些地方。城内一听炮响，知道援军到了，士气大振。黄锐县长亲自带人上来报告情况，迎接六号首长和部队下山进城。当夜，就兵分两路迂回抄袭了西北方向制高点几个山头。控制了阵地后，第二天晚上六号首长又亲自和侦察连指导员曲明耀紧跟着先头一个班的后面，突袭岑巩中学后面的几个山头。由于土匪慑于我军声威，已大部窜逃，一些零星匪兵一发现我军已摸上了山，就连滚带爬慌不择路地滚了下去。接着六号首长又组织兵力，先后两天向大有和加敖方向主动出击扫荡，土匪望风而逃，不敢接战。第四天，胡一号就打电话来：“八十九军叛变，请六号带部队立即返回。”回师时，将负重伤的王连长用担架抬回镇远抢救，王连长才得以转危为安。

六号首长，把手头军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越是紧张，他的身影越是频繁地出现在连队、街头和操场上。这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安定了人心。由于他经常下连队检查、督促、了解情况，找干部、战士谈话，了解部队士气和思想情况，直属队的干部和战士都很熟悉这位首长。因为他既坚持原则，又诚恳和蔼，善于倾听来自下面的意见，所以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由衷的尊敬。大家有什么思想情绪都愿意向他倾吐，即使挨他批评了也是心悦诚服的，对他更加亲密无间。

这种跨越了职务、等级、年龄种种差异而建立起来的情谊，一直经久不衰。四十年来，六号首长一如既往地关心他所熟悉的干部和战士，一有机会就鼓励他们永葆革命青春，矢志不移地为我党我军奋斗终生。

一九五二年调出分区到十三军的李盛同志和整编前调到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的蹇蕴华同志，于一九五四年缔结了百年之好，他俩从云南、四川来到贵阳专门去拜访老首长。青春年少新婚燕尔，当然去时没有穿军服，而且收拾打扮了一下。六号首长见了，在高兴之余，也半开玩笑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有了几个钱就玩烧包……”，叫他们保持艰苦朴素的部队传统。一位在江西参军的老同志，于一九五七年因莫须有的罪名在外地被开除军籍，戴上“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冤案昭雪后去看老首长，听了 he 叙述的经历，知道他年已五十四岁还是孑然一身从未婚娶时，不禁潸然泪下，同情之余还是鼓励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背包袱，要向前看，你走革命的路没有走错，要象以前一样坚定不移，继续跟党走，革命到底！”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谊啊！真是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把首长的话铭记在心，激励自己，鞭策自己保持晚节。在大家心中，阎六号就象一颗永放光芒的红星，他的形象，他的语言，永远鼓舞、激励着我们向前，向前，向前！

保卫人民政权

——忆五十年代镇远军分区独立营

苏双合

镇远军分区独立营的建立，距今已三十九年了，有些事情，尤其是具体的时间、人名、地名，因时间久远，回忆不起来，现仅将回忆得起的一些事情，简述如下：

独立营的前身

镇远军分区独立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七军五十师一四九团二营改编的。1952年初，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为了保卫新生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上级决定从正规军调一个营作为地区的主力军和机动部队。这就是镇远军分区独立营的前身及由来。

独立营的建制

营部：有书记官、会计、上司各一人，参谋五人，文化教员四人，政工干事一人。有通讯班一个，配有电话总机一台，司号员、骑兵十人。

卫生所：有医生、医助、卫生员、司药七人。

营部下设四个连队：